小邓不小

□周云龙

同乡好友小邓，就这么喊他喊了20多年。掐指一算，突然发现，他已经50岁，不“小”了。

小邓比我大一岁，而在外人看来，我至少长他5岁。他总是神采奕奕，而我习惯双眉常锁。“小邓”喊惯了，不太好改口了，我只好开始研究他，究竟为什么会显小？答案很明显，他做人做事很简单，心机不重，不像我们有时想得那么复杂、深远，也没有好多人那样患得患失。譬如吃饭吧，即使是他张罗的饭局，他一般都选择“叨陪末座”，主陪、副主陪，次陪的角色都留给朋友，他多以“打酱油的”心态自居，从不盘算或计较位子大小、地位尊卑。

他在电视媒体供职，一个招牌动作是，见到不熟悉的人就兴奋，就挨个递名片，附带一句：有什么好的线索，请通知我！一般在那种吃饭的场合，大家都是很“端装”的，很矜持的，懒得主动出击，其实是怕人小看。而小邓，他不管桌上坐着的是处长还是厅长，都要先让自己的名字喊响。他的高中同学，好多已是处级乃至厅级，他无官无职，却一点不急，只把他们当作一个个可以随时提供线索的线人，或者是电话连线的采访对象。

好多次我都发现，平和外表下的小邓，其实有些另类。他这个“另类”，某种意义上，可能是对当下采编团队的讽刺。他早年在企业一线做操作工，后来自考本科文凭，几经辗转到了电视台。一个没接受过新闻采访高等教育的人，成了最活跃的记者、工作量最大的记者，这确实让那些新闻传播学院读过N年的人有些汗颜。

有一次和小邓一起出去办事，跟采访根本不沾边。车在路上加速向前，他突然喊“慢”——原来，那边大马路边上，倒了一大堆建筑垃圾！太危险了，又是哪家工地的人瞎搞的！小邓以前是跑城管的，现在转岗做社区推广活动，这些也都和他没关系了。谁知道小邓拿起手机，电话拨给了这个辖区的城管队长，人家问了问地点，而后告诉他，他已调到另一个区任职，不归他管了。小邓又将电话打给另一个熟悉的人，把刚才的情况复述了一遍……

两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回头经过那里时，垃圾堆还在。小邓放下电话，发起了牢骚：现在的人啊，镜头前说起来都一套一套的，其实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。都等出事了才出面，等领导过问了才现身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！

我难得见到他如此激动地吐槽。我从小邓身上，看出我的“小”来。我也是媒体人，业余时间一直写些时评、杂文，圈内微有薄名，自以为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。其实，生活中，遇到一些麻烦事，我常常是绕道走的，或者干脆装看不见。与小邓相比，我不过是嘴上有一套而已。而且，小邓还有着一些独门秘笈，他在地面频道已经做过几篇有影响的大稿子，由不得你不为他点赞。

小邓，蛮拼的，不可小看。不，明天起该改口喊他“大邓”，人家已经是50岁的人了，哈哈。

【德国】瓦尔特·哈布登克《女人和猫》

平常人家

□陈华

送儿子上学，早上在一家早餐店就餐。

经营早餐的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妻，女人干净利落，男人憨厚热情。早餐品种齐全，包子、油条、豆腐脑、胡辣汤、小米粥。和儿子刚坐下就听到外面一个含糊不清的声音，似乎是在叫“婶婶”，抬头见店外站着一个男孩，八九岁模样，手里高高地举着一元钱。女人听到喊声赶忙跑出去，接过钱，不由自主地摸了摸男孩冻得通红的脸：“冷吗？”男孩露出笑脸，摇了摇头。“等着，娃仔，我这就给你装包子。”

女人走进店里，男人也停下手中的活，掀开刚出笼的热腾腾的包子。女人手撑着袋子，男人往袋子里放包子，每拿起一个包子，男人就会用力在包子上捏一下，圆圆的包子便走了样儿，有的还露出了馅，没有了卖相。男人足足往袋子里装了六七个包子。好好的包子，为什么？我满满的疑惑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个孩子就住在附近，他是一场车祸的幸存者。一家人只留下他和奶奶，奶奶年老，孩子在车祸中也伤了大脑，语言出现障碍，但这孩子心里清楚，靠捡破烂上学，照顾奶奶。早餐店的夫妻，每天都把“卖相差”的包子便宜卖给孩子。

我经常光顾那家早餐店，他们家的炉火特别旺，坐在店里，周身暖烘烘的。

鹤不飞

□王太生

拍摄《迁徙的鸟》的法国导演雅克·贝汉说过，飞翔对鸟来说，不是人们想象的什么乐趣，而是为了生存而拼搏。它们要穿越云层、迎着暴风雨，许多困难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因此，鹤一类的飞鸟，除了有丰满的羽翼，还要有自信和勇气。

也有些鹤不愿意飞，或者飞不远。

在苏北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，十几只被人工驯化的鹤在做着低低的飞行表演。它们的鸣叫，激越、高亢。扇动翅膀，呼啦啦地腾空而起，细长的颈脖，修长的腿，伸展开来一条流畅的直线，飞翔一圈后，又折回。九月的草滩，天空中没有野鹤的踪影。

古人养鹤，鹤不会飞走。林逋隐居杭州孤山，曾经饲养过鹤。放出它们后，在云霄中飞翔，盘旋许久后，再进入笼子里。林逋常划着小船到西湖周围的寺庙游逛。如果有客来访，就会有一个小童应声而出，开门迎客，接着把笼子打开，把鹤放出去。看到鹤在空中盘旋，不一会儿，林逋必定会划小船回来。他知道，大概是有客人来了。

苏东坡《放鹤亭记》里说，他的一个朋友养着两只鹤，训练有素而又善于飞行表演，早晨往群山围坐的西山缺口方向放飞，任由它们神态自若地或立于坡上、田陂，或翱翔于云端。傍晚，两只鹤则沿着东山，又飞回来了……

诸葛孔明早先是只闲云野鹤，躬耕陇亩于南阳，虽满腹经纶，却不想飞。是刘备三顾茅庐，才有了这只三国俊鸟的一飞冲天，鹤鸣九皋。

隐者也是鹤不飞。魏晋年代，七个男人躲进竹林里，喝酒弹琴；陶渊明采菊东篱下，盘桓乡下；李叔同青灯黄卷，遁入空门……他们有飞翔的能力，却没有扑腾的愿望和激情。胸有羁绊，无力挥动羽翼。

一个人年龄大了，就变成“鹤不飞”。朋友老鲁，多年前，只身云游，在南方一家报社做副刊编辑。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老鲁了，前几天，听说他回来了，见到老鲁时，他的下巴已经有了稀疏的花白胡须，老鲁说，我妈老了，回来就暂时不想走了。

我的一位邻居，年轻时是只鹤，一个人跑到内蒙古去闯荡。每次回来，与本家弟兄不和，说北方人如何如何豪爽，两个人打架，说动手就动手，“嘭”一块砖头撂在对方脑袋上，三下五除二，哪像这里的人，磨磨叽叽，吵骂了大半天不见动静，发誓以后不再回。哪知几年后，提前病退，在外面飞了几十年，举家南迁，待回到青砖黯然的老院，父母已经不在。一只远游的鹤，回到故乡，渐渐安顿下来，不再飞。

候鸟之中，鹤是能飞的。季节转换，寒暑更替，生命传递，南来北往，也有“鹤不飞”。

青石街 140号 NEW SUPPLEMENT

跟踪吃饭

□吴旭

孩子在中学读书时，为了不耽误他上晚自习，我和妻子决定让他晚餐在学校吃。刚开始，他的母亲几乎每晚都要到学校食堂，去得早就陪他打菜，去得迟就看看他碗里有没有鱼肉、鸡腿等荤菜。

那时，家里经济状况差，孩子又懂事，妻子担心孩子为了省钱，打菜吃饭会将就。谁承想，孩子星期天回家像受了委屈似的，说同学都笑话他不会吃东西，天天要母亲看着。我当着孩子的面，说母亲是为他好，读书时既要学习好也要吃得好，才能身体好；私下我又对妻子说，孩子懂事了，长大了，吃什么让他自己做主，不要天天跟着。

妻子虽然“听话”了，不到学校食堂里面了，可为了不让孩子发现，她竟趴在食堂窗户外盯着孩子手里的碗。终于有一次被孩子的同学发现，惹得孩子回家又发了一通脾气，他说母亲像特务一样，盯着他吃饭，并提醒母亲，“再要这样，我就不读书了，退学了。”从此，他的母亲再也不敢到学校跟踪他吃饭了……

如今，孩子已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。一家人在一起闲聊时，孩子总会提起中学时母亲跟着他、偷偷看他打菜吃饭的事。不过，他笑着说：“幸亏妈妈当时盯紧了，不然我打菜吃饭真的将就了，就没有现在的棒身体了。碗里也盛满了母爱啊！”

微观

一幅画

杨崇演

久在城里，有时候我会无端地想起一些事情。比方说，眼前浮现的一幅乡愁的画：菜地几畦，篱笆一圈。篱笆旁，人二三，握锄闲话……

篱笆上的南瓜花，该是和阳光一样泛着金子般的光泽。这厢还肩并肩脸偎着脸，羞怯地绽放出两三朵，那厢已把滚圆的大南瓜挂在月亮上。牵牛花，总是不请自到，所以古人有“牵牛延蔓绕篱笆”的诗句。篱笆配上花，总是格外有味道。篱旁再绽几丛菊花，那分明就是一首古诗了。最是那篱笆上的扁豆花，开得最多、最盛。一枝枝、一串串花，红的像彩云，白的如冰霜，或梅花般稠密成串，或桃花般鲜艳夺目，或梨花般冰清玉洁。爬满篱笆墙的瓜豆，一旦开结就会没完没了……

有一天，一定回老家去住，择一堵篱笆看书听风，安度一年四季……

初冬

范方启

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冬天还是来了。早晨，温暖的被窝是那样地让人留恋。再躺一会儿吧，就一会儿。就这样一边看时间，一边对自己说。越是这样，时间越发像受惊的大鸟一样煽动着翅膀迅速地离去。

倘若泻进屋子里的是闪动着暖意的阳光，心情也会像阳光一样灿烂。但出了自个的小家，发现寒意远远超出了预料。路是冷的，露珠释放着的是更深的寒意。树木的存在总是那样让人不可思议，愈寒冷，愈要把身上的叶子卸光。枝头上，小松鼠在跳跃着，它们还是那样快活，三两只不知道在为什么而歌唱的鸟儿，仿佛根本就没把扑面而来的寒冷当回事。我曾经没少为这些小生命担忧过，在这缺食少暖的冬季，它们会怎样呢？当来年再看到这些小东西，我觉得我的担忧是如此可笑。

冬天或许就是一首诗，不同的物种，不同的人，能捕捉到不同的意象。

与水为邻

刘青纯

我羡慕住在水边的人，每天可以看到一潭碧波，或清澈的溪流。想着就很甜蜜，有明媚的气息在眼前晃荡。身居城市，要找到临水的住所，不是易事，要看机缘。一次，去郊区看望一位文友。村口竟然有一条河。难得的清澈，泛着淡绿色，银色的游鱼清晰可见。

一条河，就是一道风景。推开窗子，浩浩的碧水涌入眼帘。搬个凳子坐下，欣赏和体察河流的每一个动静，各种痴想妄想都被抛到脑后。在观望和想象中，人与河流有了默契。住在水边的人们，水是芳邻亦是知己。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衣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